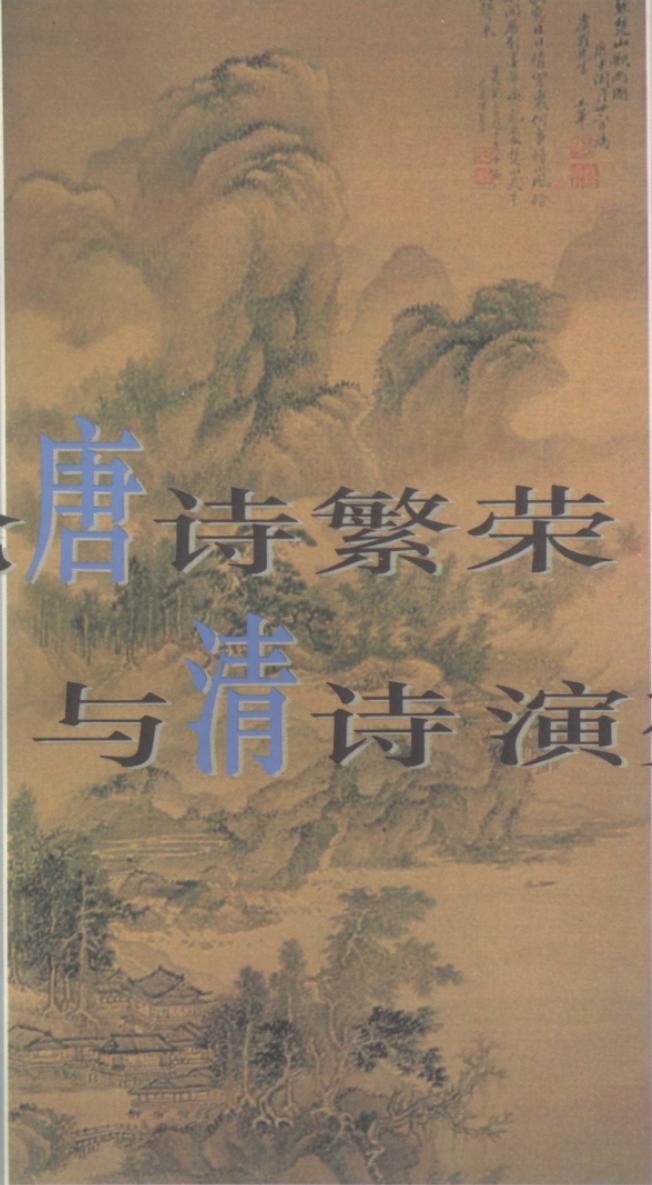


霍有明

论唐诗繁荣
与清诗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唐诗繁荣与清诗演变

霍有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唐诗繁荣与清诗演变/霍有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

ISBN 7-5004-1989-9

I . 论… II . 霍… III . ①唐诗-文学研究②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N . I20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637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218 千字 印数: 1~ 2000 册

定价: 13.80 元

目 录

唐初诗歌的承传与演进

——兼论初唐诗人杨师道 (1)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与王孟的诗歌创作 (11)

试论高适的边塞诗

——兼评近年在边塞诗讨论中关于爱国主义

问题的一些论点 (31)

万国衣冠拜冕旒

——王维、贾至、杜甫、岑参“早朝”唱和诗平议 (54)

述情陈事 恳恻如见

——读杜甫《兵车行》 (62)

释杜诗中的“转愁疾” (70)

研究古代文学应弄清用典 (73)

试论卢纶的边塞诗 (75)

郑谷生平事迹考略 (80)

论晚唐诗坛巨擘郑谷的诗歌创作 (94)

郑谷诗歌美学观初探 (104)

《汉英对照唐诗一百五十首》平议

——兼及中国旧诗英译中的一些问题 (113)

有清一代江浙地区诗歌繁荣的原因 (130)

论王士禛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	(153)
论叶燮的诗歌理论及创作实践	(166)
论沈德潜的诗歌理论和创作	(179)
袁枚“性灵说”内涵考辨	(191)
论赵翼的诗歌理论和创作	(217)
论郑燮的诗论及诗作	(230)
论翁方纲的诗论及诗作	(239)
龚自珍“个性解放”思想新探	(253)
后记	(268)

唐初诗歌的承传与演进

——兼论初唐诗人杨师道

“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见《新唐书》卷二〇一）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长期据以评论初唐诗风的重要依据。如中国科学院所撰《中国文学史》评论说：“初唐前期的诗坛，除自隋入唐的王绩独标一格之外，占统治地位的是‘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它是继齐、梁的颓靡遗风而又变本加厉的贵族形式主义的文学。到初唐后期，沈佺期、宋之问、‘四杰’和陈子昂出现后，诗风才逐渐改变。”“在唐初浮艳诗风泛滥的时候，当时写作宫廷诗或艳情诗的诗人多不胜数。”1978年中国13所高等院校所著《中国文学史》也评价说：“在唐代开国初的一段时间里，诗坛是十分冷落的，六朝余风还是占着统治地位，没有出现更新的气象。以上官仪（？—664）的创作为代表的上官体，以‘绮错婉媚为本’，风靡了整个贞观时代。它的内容局限在描写贵族生活和殿苑风光，用空虚的词藻来歌颂皇帝和皇族。”现在看来，这些评论并不都十分准确。从日本汉学界的情况来考察，似乎也曾流行过类似的观点。如仓石武四郎先生所著《中国文学史》论及初唐时说：“初唐指的是从高祖到睿宗约百年间（六一

八——七一二）。大致来说，这一时期可看作为齐梁体的延续，以所谓的初唐四杰为代表。”“在六朝诗风占上风期间，有影响的诗人是陈子昂和张九龄二家，他们以风骨为鸣倡导雄壮高雅的诗风。”^①又如前野直彬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内说道：“太宗贞观年间（六二七——四九）”，“代表这种诗风的就是虞世南的诗。太宗亲自作了许多齐梁体诗，以虞世南为首的许多宫廷诗人侍奉在他的周围，在奉和、应制作品当中互竞才能。”“继虞世南之后，最受太宗和高宗宠幸的宫廷诗人是上官仪。他的婉媚的女人气的诗风被称为上官体，在显贵者中产生了很多的模仿。”^②在本文中，论者拟根据唐初审美风尚的变化和文艺发展的渐变现象，结合唐初诗人杨师道的作品，对唐初诗风略作评价。

审美风尚，属于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梁、陈之际的宫体诗，是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糜烂腐朽生活的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宫体诗人们过的是一种荒淫腐朽的生活，因而在创作中就着意用轻艳笔调来摹写女性，津津有味地描绘女子的晨妆、夜思、看画的心情、睡觉时的神态乃至生活中的一切，甚至形容娈童的种种情态。这种低级趣味和恣意放荡的下流作品，其实正是当时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生活的反映。唐初，随着诗人们社会生活基础的巨大变化，也产生了新的审美风尚。从年轻时起，李世民就追随其父李渊起兵反隋，长期过着一种戎马倥偬的生活。唐朝建立后，李世民接受了前朝统治者因政治上的腐败、残暴和生活上的奢侈无度、荒淫腐朽而导致覆亡的教训，并亲眼所见农民起义的伟大力量，因而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较开明的措施。作为统治阶级，他在生活上自然有奢华的一面，但也能避免前朝之弊，较为注意节制。据《资治通鉴》卷 191 记载，当时曾“出宫人三

① 见仓石武四郎著《中国文学史》第 54 及 55 页，中央公论社昭和五十四年四月三十日二十一版。

② 见前野直彬编《中国文学史》第 94 页，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5 年 6 月 25 日初版，1994 年 2 月 25 日第 21 次印刷。

千人使任求伉俪”。在其《帝京篇》十首序中，李世民写道：“至于秦武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故沟洫可悦，何必江海之滨乎？麟阁可玩，何必山陵之间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释实求华，以人纵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这同齐、梁统治者所提倡的那种淫乐、纵欲的游乐观显然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中唐时白居易出于期望唐王朝复兴的目的，才写下了那首“美拔乱，陈王业也”的长诗《七德舞》^①。为巩固其统治，李世民还提出了重功利、重教化的文艺观点，提倡“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②之曲，变烂漫^③之音。”这同样值得注意。^④过去，有人根据《新唐书·虞世南传》中的记载，说李世民带头作宫体诗，其实并无根据。从《全唐诗》中所收李世民的

① 按，白氏原诗如下：“七德舞，七德歌，传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乐终稽首陈其事：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数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遗骸散帛收，饥人卖子分金赎；魏征梦见子夜泣，张良哀闻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剪须烧药赐功臣，李勣呜咽思杀身；含血吮疮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不独善战善乘时，以心感人心归。尔来一百九十载，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圣人有作垂无极。岂徒耀神武，岂徒夸圣文，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据《唐会要》三十三和《旧唐书·音乐志》二记载，贞观七年，李世民制《破阵乐舞》之图，后令大臣魏征、虞世南等人改制歌词，更名《七德之舞》。七德，本《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说的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材七件事。

② 羯乐《咸池》与帝喾乐《六英》的并称。按，《六英》一作《五英》，“英”字亦作“謌”字。《周礼·春官·大司乐》：“乃奏大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吕氏春秋·古乐》：“帝喾令咸池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

③ 亦作“烂漫”，此处意为淫荡、淫佚。汉刘向《列女传·夏桀末喜》：“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傍。造烂漫之乐，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魏书·乐志》：“三代之衰，邪音间起，则有烂漫靡靡之乐兴焉。”

④ 见李世民《帝京篇》十首之序，引自复兴书局印行本《全唐诗》第一册第53页。

69首诗来看，其中无一是宫体诗，相反倒有许多刚健、清新之作。例如：“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沉沙无故迹，减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经破薛举战地》）“新丰停翠辇，谯邑驻鸣笳。园荒一径断，苔古半阶斜。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过旧宅》二首其一）刘勰曾云：“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钧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阙，爰乃皇时。自《咸》、《英》以降，亦无得而论矣。……音声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簧，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覩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极为重视乐府的教化作用，并且指出：“淫辞在曲，正响焉生！”^①而李世民所提出的这种“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声”的观点，则显然与刘勰之论相同，并且自身在诗歌创作中实践了这种观点。

再从唐初贞观诸重臣来看，由于他们刚刚经过隋末的战乱，其中许多人还曾追随李氏父子多年征战，因而生活道路也与梁、陈宫体诗人们完全不同，精神状态抑扬蹈厉。这势必产生新的审美风尚。反映在唐初的音乐、舞蹈中，就出现了《秦王破阵乐》^②这样的喧响之音和《破阵舞》这样的威武之蹈。据《旧唐书·音乐志》载，《破阵舞》系唐代武舞，舞之阵式为左圆右方，先偏后伍（交互），交错屈伸，首尾迥互，以象战阵之形。舞者皆被甲执戟，

① 见《文心雕龙·乐府》，引自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1年第1版第74、82页。

② 据《旧唐书·音乐志》，唐太宗贞观七年，制《秦王破阵乐》之曲，使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征等制歌辞。包括三变（大段）、二十阵、五十二遍，以讨叛为主题，歌颂太宗征伐四方的武功。

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反应在唐初的诗歌创作中，就出现了如下的变化：产生出不少格调很高的军旅、边塞作品，而不是如过去有人所说，只有不是诗人的魏征作了一首好诗^①。这里试举数首：

匈奴屡不平，汉将欲纵横。
看云方结阵，却月始连营。
潜军度马邑，扬旆掩龙城。
会勒燕然石，方传车骑名。

——窦威《出塞曲》^②

涂山烽候惊，弭节度龙城。冀马楼兰将，燕犀上谷兵。剑寒花不落，弓晓月逾明。凛凛严霜节，冰壮黄河绝。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飞雪。全兵值月满，精骑乘胶折。结发早驱驰，辛苦事旌麾。马冻重关冷，轮摧九折危。独有西山将，年年属数奇。

——虞世南《从军行》二首其一

上将三略远，元戎九命尊。缅怀古人事，思酬明主恩。山西多勇气，塞北有游魂。扬桴上陇坂，勒骑下平原。誓将绝沙漠，悠然去玉门。轻赍不遑舍，惊策骛戎轩。凛凛边风急，萧萧征马烦。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雾峰黯无色，霜旗冻不翻。耿介倚长剑，日落风尘昏。

——虞世南《出塞》

可以看出，盛唐诗人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中的“风掣红旗冻不翻”之奇语，则受到了虞世南《出塞》诗中“霜旗冻不

① 即指魏征的《述怀》诗：“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羸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② 引自复兴书局印行本《全唐诗》第一册，下引诗歌出处均同此。

翻”一语的影响。而盛唐诗人王维《使至塞上》诗中的“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一联，亦很可能自虞世南《拟饮马长城窟》诗中的“前逢锦车使，都护在楼兰”二句演化而来。此外，唐初的一些咏史、述怀之作也甚可一读。如唐初贞观重臣王珪的《咏汉高祖》：“汉祖起丰沛，乘运以跃鳞。手奋三尺剑，西灭无道秦。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宾。高抗威宇宙，贵有天下人。忆昔与项王，契阔时未伸。鸿门既薄蚀，荥阳亦蒙尘。虮虱生介胄，将卒多苦辛。爪牙驱信、越，腹心谋张、陈。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又如“贞观中拜礼部尚书”的陈叔达的《咏菊》诗：“霜间开紫蒂，露下发金英。但令逢采摘，宁辞独晚荣。”则托物言志。而虞世南的《蝉》诗，尤为后人所称道：“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后两句，诗人以比兴手法自况，故“独尊其品格”^①。清施补华《岘佣说诗》曾赞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

诚然，唐初确实有很多君臣游宴、奉和赠答之作，但其中有不少是描写山水景物之作，虽没有多少思想内容，但却写得清新可喜。即使是描写宫庭生活的诗，许多也并不只是用空虚的词藻来歌颂皇帝和皇族，言语虽华丽，但并不过分雕琢，而且言归雅正，不能称为宫体诗，只能算作宫廷诗。

从《全唐诗》中所收上官仪的作品来看，确实是形式雕琢，内容空虚，像“沛水祥云泛，宛郊瑞气浮”（《奉和过旧宅应制》）、“花明栖凤阁，珠散影娥池”一类的浮词艳句，所在皆是，给当时诗坛带来了很恶劣的影响。再像“瑶笙燕始归，金堂露初晞。风随少女至，虹共美人归。……残红艳粉映帘中，戏蝶流莺聚窗外”（《八咏应制》二首其一），“翠钗照耀衔云发，玉步逶迤动罗

^① 沈德潜《唐诗别裁》：“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

袜。石榴绞带轻花转，桃枝绿扇微风发”（《和太尉戏赠高阳公》），这些诗句，不仅诗风轻艳，而且其中某些句子有很浓厚的色情意味，同梁、陈时的宫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是否能据此就将唐初诗歌完全否定呢？显然不能。唐初，由于对六朝形式主义诗风缺乏批判，许多诗人的作品中仍残留着六朝余风。这种情况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绮错婉媚”的“上官体”在诗坛上泛滥一时^①，直到“四杰”等出现后，情况才开始逐渐改观。而六朝形式主义诗风的彻底荡除，则已是到了陈子昂在诗坛上高举起以复古为革新的大旗之后的事情了。但是，文艺的发展，不仅需要有正确文艺思想的倡导，而且还要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如上所论，唐初的诗歌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渐变的过程。而唐初的诗风，虽承袭了六朝的绮丽风格，也已与齐梁时宫体诗的淫艳诗风截然不同。过去，有人将六朝形式主义诗风的扭转、盛唐的出现都归之为陈子昂的倡导之功，这正是忽视了这种过程。六朝时，由于长期分裂，南北文学也呈现出不同特点，“江左宫商发越，贵为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隋书·文学传序》）有唐一代之初，随着国家的统一，分裂了数百年的南北文学乃合流到一起，经过初唐近百年间的长期融合、继承、总结、孕育，才终于发展到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极繁荣的盛唐时期：诗体大备，诗人辈出，形成为众多的风格和流派，涌现出“千汇万状”的作品，从而蔚为诗国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洋洋大观。这里，论者拟再专门结合唐初诗人杨师道的作品，谈谈唐初诗风的变化。

杨师道是唐初较知名的诗人，如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中云：“贞观、永徽吟贤，褚亮、杨师道、李义府、许敬宗、上官仪，其最也。”但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一些文学史著作或将其与上官仪

^① 按，《旧唐书·上官仪传》内云：（上官）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

摆在同列，或根本不提及，都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

杨师道，字景猷，隋朝宗室。据《新唐书》本传所载，他尝“客洛阳，为王世充所拘，间归高祖，授上仪同，为备身左右。……贞观十年，拜侍中，参豫朝政，亲遇隆渥。性周谨，未尝语禁省事。尝曰：‘吾读孔光传，想其余风，或庶几云。’”从生活经历看，他曾亲历战乱，追随李渊参加过反隋斗争，因而生活道路非梁、陈宫体诗人所能比；从思想看，他对西汉时采取过抑制豪强措施的大臣孔光十分饮慕，欲学其为人，这也同梁、陈时的那些宫体诗人不同。因此，这就使他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六朝形式主义诗风的影响和束缚，写出一些刚健、清新的作品。试看下面这首：“陇头秋月明，陇水带关城。笳添离别曲，风送断肠声。映雪峰犹暗，乘冰马屡惊。雾中寒雁至，沙上转蓬轻。天山传羽檄，汉地急征兵。阵开都护道，剑聚伏波营。于兹觉无渡，方共濯胡缨。”（《陇头水》）诗中描绘出边地的艰苦景况和战争爆发时的紧张氛围，内含梗概之气，格调较高。再看下面这两首：

暮春还旧岭，徙倚覩年华。芳草无行径，空中飞落花。垂藤扫幽石，卧柳碍浮槎。鸟散茅簷静，云披洞户斜。依然此泉路，犹是昔烟霞。（《还山宅》）

休沐乘闲豫，清晨步北林。池塘藉芳草，兰芷袭幽衿。雾中分晓日，花里弄春禽。野迳香恒满，山阶筍屡侵。何须命轻盖，桃李自成阴。（《春朝闲步》）

尽管诗中仍存在句法骈俪和字句雕琢的现象，但描绘山水景物清新可喜，刻画工致，透露出诗风变化的气息。如称其上承谢灵运山水诗之余波，下启盛唐田园山水诗之先声，恐怕并不过分。

《新唐书》本传称杨师道“清警有才思”，“工诗，每与有名士燕集，歌咏自适。帝见其诗，为擿讽嗟赏。后赐宴，帝曰：‘闻公每酣赏，捉笔赋诗，如宿构者，试为朕为之。’师道再拜，少选辄

成，无所窜定，一座嗟伏。”《全唐诗》录其诗一卷，计 20 首。其中，题为“应诏”、“奉和”、“侍宴”之类的就有 8 首，但也应作具体分析，不应视为宫廷诗而一概否定。如下面这几首：“雁声风处断，树影月中寒。爽气长空净，高吟觉思宽。”（《初秋夜坐应诏》）“眷言怀隐逸，辍驾践幽丛。白云飞夏雨，碧岭横春虹。草绿长杨路，花疏五柞宫。登临日将晚，兰桂起香风。”（《赋终南山用风字韵应诏》）“辇路夹垂杨，离宫通建章。日落横峰影，云归起夕凉。雕轩动流吹，羽盖息迴塘。薤草生还绿，残花落尚香。青岩类姑射，碧涧似汾阳。幸承无为日，欢娱尚未央。”（《奉和夏日晚景应诏》）其中描写自然景物都清新可读。再如《奉和圣制春日望海》：“春山临渤海，征旅辍晨装。回瞰卢龙塞，斜瞻肃慎乡。洪波迴地轴，孤屿映云光。落日惊涛上，浮天骇浪去。”后面四句描写望海所见，写得颇有气势。“北林鹊夜飞，南轩月初进。调弦发清徵，荡心祛褊吝。变作离鸿声，还入思归引。长叹未终极，秋风飘素鬓。”“丝传园客意，曲奏楚妃情。罕有知音者，空劳流水声。”（《侍宴赋得起坐弹鸣琴》二首）虽然没有多少思想内容，但已脱去六朝形式主义诗风的华靡气息。杨诗中还有这样一首宫廷诗：“皇猷被寰宇，端扆属元辰。九重丽天邑，千门临上春。”（《奉和正日临朝应诏》）但我们也不应作过多指责。唐初，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和“贞观之治”的出现，产生一些歌颂新王朝文治武功的诗也是很自然的。如李世民《正日临朝》：“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气象很大。除上举杨诗外，颜师古则奉和云：“负宸延百辟，垂旒御九宾。……天涯致重译，日域献奇珍。”（《奉和正日临朝》）魏征则奉和云：“百灵侍轩后，万国会涂山。岂如今睿哲，迈古独光前。声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锵洋鸣玉珮，灼烁耀金蝉。淑景耀雕辇，高旌扬翠烟。庭实超王会，广乐盛钧天。”（《奉和正日临朝应诏》）都是在赞美新王朝的强大，但并非溢美、假美。只是这种赞美形成风气，一直延续到高宗、武后时，一味用空虚的词藻来歌颂皇帝

和皇族，形成“绮错婉媚”的“上官体”，才最终成了滥调。

杨诗中也有这样的诗：“桂户雕梁连绮翼，虹梁绣柱映丹楹。朝光欲动千门睂，丽日初照百花明。燕赵蛾眉旧倾国，楚宫腰细本传名。……兰丛有意飞双蝶，柳叶无趣隐啼莺。”（《阙题》）形式上刻意雕琢，诗风伤于浮艳，也没有什么思想内容。但这样的作品，在杨诗中毕竟是极少数，不能代表其主要创作倾向。杨诗中还有一些咏物诗，如：“久擅龙门质，孤竦峰阳名。齐娥初发弄，赵女正调声。嘉客勿遽及，繁弦曲未成。”（《咏琴》）“圆池类璧水，轻翰染烟华。将军欲定远，见弃不应赊。”也都犹可一读。

总之，从以上杨师道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初唐诗风的变化，窥见中国初唐诗歌向盛唐渐变的痕迹。这说明，扫除六朝形式主义诗风者，并非自初唐后期四杰和陈子昂始，而将杨师道看作是宫体诗人，则更是没有根据的。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与 王孟的诗歌创作

盛唐之诗坛，从流派角度着眼，则可大致划分为这样两大艺术流派：一是较多地描写山水田园闲适生活的山水田园诗派，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一是较多地描写边塞征戍生活的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为代表。如同有论者指出，盛唐之时，壮丽动荡的一面为边塞派占有，幽美宁静的一面则由所谓田园派写出”。^①自然，这种划分并非绝对的。就题材而言，边塞诗人也有山水田园诗作，山水田园诗人同样有边塞诗作。就风格而言，幽美与壮美这两种不同的创作风格，不仅在同一时代可以并存，在同一作家的作品甚至同一题材的作品中亦可并存。以王、孟为例，王维的《从军行》、《老将行》、《燕支行》，孟浩然的《送陈七赴西军》、《送告八从军》等，都是风格遒劲的边塞诗作；即使其山水田园诗作，如王维的《汉江临泛》（一题作《汉江临眺》）、《终南山》，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等，也同样显示出盛唐之音壮丽雄浑的一面。但是，能表现出王、孟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并卓然开创一派

① 见李泽厚《美的历程》。

的，还有他们诗歌中所表现的幽美宁静的一面。

大体说来，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有如下共同特点：

1. 作者的思想倾向主要接近于佛道的退隐思想，反映出一种闲适心情；
2. 题材内容主要以山水风景、田园生活为主；
3. 创作风格一般较幽美、宁静，不像边塞诗人的边塞诗作那样通常显得壮美、奔放；
4. 山水田园诗作体式以五言律、绝为主，而不是像边塞诗派的边塞诗作那样多七言绝句和歌行。

山水田园诗派的作家，除王、孟之外，当时还有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人，只是他们的山水田园诗作成就并不甚高。田园山水诗，是南朝宋初取代玄言诗而兴起的一种诗体。《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最早写作田园山水诗歌的名家，有陶渊明、颜延之和谢灵运。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出现，标志着继陶、颜、二谢之后我国山水诗的又一次兴起和发展，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那个时代的诗歌盛况。

盛唐之际，大量出现山水田园这类诗歌作品，似乎与时代气氛不协调，但其实是有原因的。

首先，从文学艺术发展的外部原因看，山水田园诗歌的兴盛，有如下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

1. 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给山水田园诗人们提供了优闲生活的物质条件。其时，不仅朝廷百官多有郊馆山池作为“休沐”之处，享受“均林栖于服冕”^① 的幽趣，即使通常中小地主也拥有别业。那些大官僚地主们，倘政治上遭挫折，或思想上受佛、道影响，退居田园，优游林下，山水田园之吟咏便成为他们陶情治性的最佳方式。由于国力殷实，但逢盛典，必赐大酺。玄宗又“命侍臣及百僚

^① 张九龄：《韦司马别业集序》。